

書叢皮黃



勺姑

蓄心冰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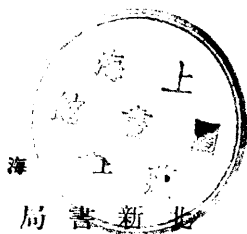


A541 212 0005 3047B

二 之 書 叢 皮 黃

姑 姑

著 士 女 心 冰



1 9 3 2

目次

姑姑	一
第一次宴會	一五
三年	三八
分	五〇

姑姑

『她真恨得我咬牙兒！我若有神通，真要一個掌心雷，將她打得淋漓粉碎！』他實在急了，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，這時禁不住迸出這一句話來。

我感着趣味了，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，一面問說：『她是誰，誰是她？』

他氣忿忿的說，『她是姑姑，』說着又咬牙笑了。

我仍舊不在意的，『哦，不是姊姊妹妹，却是姑姑。』

他一翻身坐起來說，『不是我的姑姑，是一個同學的姑姑。』
我說：『你就認了人家的，好沒出息！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
呀……。』

他抱起膝來，倚在床欄上，說：『你聽我說，真氣人，我上一
輩子欠她的債——可是，我是真愛她。』

我放下筆看着他，『哦，你真愛她……』

他又站起來了，『我不愛她，還不氣她呢！她是個魔女，要多
美有多美，要多壞有多壞！自從愛慕她以來，也不知受了多少氣
了。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，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，才
給我出這一口氣！』

我看他氣的樣子，不禁笑說：「你好好說來，你多會兒認得她？怎麼的愛她？她怎麼給你氣受？都給我說，我給你評評理。」

他又坐下了，低頭思索，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，末了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『我真認命了！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，神差鬼使去放風箏，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，正打個照面，好一個美人胎子！她姪兒說：「好，你有風箏，咱們一齊去，——這是我姑姑。」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，這一叫便叫死了，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。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在走，連頭都不敢回，到了草地上，便放起來。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，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，那天竟怎麼也放不起來，我急得滿頭是汗。她坐在草地悠然傲然的笑說：「這

風箏真該拆了，白跑半天。」笑聲脆得鳥聲似的；我一陣頭昏，果然一頓脚把風箏蹈爛了，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！

『倒霉事剛起頭呢，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。她姪兒也真乖覺，總是敲我竹槓，託我買東買西。要不是，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，我又不敢不替他做。每回找他之前，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，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，他姑姑又未必在家。』

我不禁笑了出來，說：『活該！活該！』

他皺眉笑道：『你聽下去呀！女孩子真乾淨，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，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，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，簡直光豔得照人！我正遇見了，倒退三步，連鞠躬都來不及！我呢，竹布

長衫，襟前滿是泥土，袖底都是黑痕，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。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，俏利的眼光，一瞥之間，露出了鄙夷的樣子。我急了，回來抱怨李媽今早不給我長衫換。她咕唧着說：「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，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？打扮什麼，二爺！娶媳婦還早着呢，小小的年紀！」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，笑着追趕來說，「娶媳婦還早着呢，二爺！」把我羞哭了。

「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，去看她姪兒。他不在家，剪頭髮去了。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，看見我笑說，「不巧了，我姪兒剛出去，你且坐下，他一會兒就回來。」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，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！也許病瘦了罷，風前站着彷彿要吹

起來似的。我正胡想。她忽然笑說，「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。」我臉紅一笑。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。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闢地以來，只穿得這一件衣服，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，天一亮，就又穿上。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，氣得要死！」

我撲嗤的笑了出來！

「還有一次，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，回家來出門的時候，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，她說，一對不起，沒有恭接你，你明天再來罷。」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，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的掙扎着去了，她却簡直沒有露面。我回來了病了三天，病中又想她，又咒她，等到病好，禁不住又去看看，誰知她也病了，正坐在坑沿上吃

粥，黃瘦的臉兒，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。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。她抬頭看見我，有氣沒力的笑說，「姑姑病了，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。」我惶愧不堪，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！

「她喜歡長春花，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他。哥哥碰見就叨叨說：「她是你的娘！你這樣糟塌母親心愛的花兒孝敬她！」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！但是，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，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。我仗着膽兒說，「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，摘下來不妨事，她雖不是我的娘，但她是我的姑姑！」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說：「沒羞，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。」我拿着花低頭不願的走開去。我們弟兄門口，從來是不相下的，這次我却吃了虧。

「家裏的花摘完了，那天見着她，她說，「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朶長春花戴在頭上，多麼好看！」我根本就認爲除她以外，別人是不能戴長春花的，便趕忙說，「放心，由我去找。」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，實在沒有。可是已叫她放心，又不好意思食言。猛憶起園裏似乎還有，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裏去。跳過籬笆，繞過了「勿摘花木」的牌示，偷摘了一朶。心跳得利害。連忙把花藏在衣底，跑到她家去，雙手奉上。我還看着她梳掠，換衣裳，戴花出去。看見車上背後那朶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，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了！

「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，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。傳到

先生耳朵裏，就把我傳了去。那時，我正在球場裏，嚇得臉都青了，動彈不得，最後只得仗著膽子走到先生那裏。先生連問都不問，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，拉我到花台邊去。我哭着，不住的央告，先生也不理。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。我羞得恨不得鑽進地縫。我那天沒有吃飯。眼睛也哭腫了。幸而那天哥哥沒在，還好一點。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，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。

『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。自從春天起，又往往言語無心，在班裏眼看着書，心裏却描擬着她，同學也鬨笑。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，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，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，站櫃台學徒去。好容易我哭着央求，又起誓再不失

魂落魄了，父親才又回過心來。」

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。

他嘆了一口氣，『以後的半年，我也沒好好的念書，不過處處提防，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。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。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，品學不端的人看待。至於我爲何挨罰，她却全想不到！我也認命了，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。

『今年的春天，一個禮拜天下午，同哥哥去放風箏，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，還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也在那裏。我正要低頭回去，她已看見我了，遠遠地叫着，我只得過去。我介紹了我哥哥，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，她叫我叫他叔叔。這叔叔是北京城

裏念書的。我那時覺得他偉大的很。他却很巴結姑姑，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。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意的，也許是不自然，只同我在一起，却讓叔叔，她姪兒，我哥哥在一塊玩。她問長問短，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。那時楊柳剛青着，燕子飛來，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。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！

「到了黃昏，大家站起走開，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。我暗暗歡喜。大家分手，回家去的路上，哥哥忽然說，「你那位姑姑真俏皮！」我不言語。

「從那時起，我又常到她家去，叔叔總在那裏，但一遇見我來了，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。叔叔却也不介意，只笑一笑走開。

「一月之前，也是一個黃昏，我正從她家回去。叔叔，她姪兒，和姑姑一齊送出來。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，「明天請你來吃酒。」姪兒也笑道，「是的，請你來吃喜酒。」姑姑臉都紅了，笑着推她姪兒，一面說，「沒有什麼，你若是忙，不來也使得。」我看着他們三人的臉，莫名其妙。回去道上仔細一想，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。……」

「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，我一定不肯去，哥哥自己走了。我走到她家，門口掛着彩結，我進去看了。見酒席的擔子，一擔一擔的挑進來，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，不見姑姑，我問是什麼事，姪兒拍手說：「你來遲了一步，姑姑躲出去了！這是她大喜的

日子。「我一呆，姪兒又指着叔叔說，「別叫叔叔走了，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，——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。」我神魂出竅，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，苦笑着道了一聲喜，也不知怎樣便離了她家。道上又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，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。

「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，原來怕我和她取鬧。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。我那時只覺得滿心悲涼，信足所之，竟到了放風箏的地上。哥哥在放呢，看見我來了，便說，「你那裏玩夠了，又來找我！」我不答，他又問了一句。我說：「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，我不找你找誰？」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，把他弄得愕然無措。

「自此，我就絕跡不去了，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。那

儉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。但是，我可不能告訴你他是誰——他原來在學校裏是這麼一個繡花枕，學問比誰都不如！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，叫我叫他姑夫，說他在這暑假便回去娶親了，把我又氣得……」

我聽到這裏，一欠伸，笑道：「人家娶親，用得着你生氣！」

他說：「我不氣別的，我氣的十八歲的女孩子出什麼閣！」

我嘆喏一笑說：「你呢，十九歲的年紀，認什麼姑姑！」

他又皺眉一笑，呆呆的躺了下去，我也自己去寫字。一會兒抬起頭來，却看見他不住的向空伸掌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！

第一次宴會

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，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，楨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，離開北平之前，請他喫頓晚飯。他們在國外的交誼，是超乎師生以上的。C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，聲音慈藹的老者，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，表示了完全的同意。

新婚的瑛——或者在婚前——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，壁爐裏燃着松枝，熊熊的喜躍的火燄，映照得

客廳裏細緻的椅桌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；廳角的高桌上，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；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，屋裏的一切陳設，地毯，窗簾，書櫃，瓶花，壁畫，爐香……無一件不妥貼，無一件不溫甜。主婦呢，穿着又整齊，又莊美的衣服，黑大的眼睛裏，放出美滿驕傲的光；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；她用着銀鈴般清朗的聲音，在客人中間，周旋，談笑。

如今呢，母親的病，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，五天以前，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『愛巢』裏來。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；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；門窗戶扇都不完全；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！在這五天之中，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。

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，油漆匠，玻璃匠，木匠……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，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，來指點看視。到了夜裏，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，理出些應用的陳設，如鐘，燭臺，花瓶之類，都堆在桌上。

喜歡款待的她，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，發生了無限的躊躇，一種複雜的情感，縈繞在她的心中。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，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！這小小的『愛巢』裏，只有光潔的四壁，和幾張椅桌，地毯還都細着放在樓上，窗簾也沒有做好，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……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，只有她一個……

她想着，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，沉吟了半晌，沒有言語。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楨，已經穿了衣服，戴上了帽子，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，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，說：『不要緊的，你別着急，好歹喫一頓飯就完了，C教授也知道，我們是新搬進來的，自然諸事都能原諒。』瑛推開他，含顰的笑道：『你躲出去了，把事都推在我身上，回頭玩穀了頤和園，再客人似的來赴席，自然你不着急了！』楨笑着站住道：『要不然，我就不去，在家裏幫你，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，也使得，省得你太忙累了，晚上又頭痛。』

瑛擡起眼來：『笑話！你已請了人家了，怎好意思取消？你去

你的，別擔攔了，晚上宴會，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。」楨笑着回頭要走，瑛又叫住他：「陪客呢，你也想出幾個人。」楨道：「你斟酌罷，隨便誰都成，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。」

楨笑着走了，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，予瑛以無量的膽氣。瑛略一凝神，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，要素淨些的；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，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。又吩咐蘇媽將畫框，釘子，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。一面自己披上外套，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。

她一面低頭走着，便想了幾個人：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；N女士，美國人，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；還有華家夫婦，在自

己未來之先，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，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；李先生是楨的同事，新從美國回來的；衛女士是她的好友，結婚時的伴娘……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，談話不至於生澀。十個人了，正好坐一桌！

被請的人，都在家，都能來。只衛女士略有推託，讓她說了幾句，也笑着說『奉陪』，她真歡喜極了。在江家院子裏，摘了一把玫瑰花，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，就趕緊回來。

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，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。這兩個中年的用人，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，看她如何佈置。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！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

鋪好；再把畫框拿起，一一凝視，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；書櫃裏亂堆的書，也都整齊的排列了；燭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；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。一切安排好了之後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，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。她微笑着一回頭，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，他們同聲的說：『太太這麼一調動，這屋裏真好看了！』

她笑了一笑，喚：『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，要旺旺的，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。』

杯，箸，桌布，卡片的立架，閩漆的咖啡杯子，一包一包都打開了。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，用大盤子托着。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

子去，自己再收拾臥室。

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，捻開了燈，撥一撥亂紙堆中，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。打開了一看，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，重疊着套在一起，她不禁呆住了！

電光一閃似的，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，無力的背倚着床欄，含着淚說：『瑛，你父親太好了。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，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！我呢，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，金鑲子和玉鬢花，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，都作了盤費了。只有一朶珠花，還是你外祖母的，珠也不大，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，說太舊了，每顆只值兩三塊錢；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，把珠子拆下

來，和弟弟平分，作個紀念罷！將來他定婚的時候……」

那時璞已經幽咽不勝了，勉強擡起頭笑着說：「何苦來拆這些，我從來不用……」

母親不理她，仍舊說下去：「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，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做生日的。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，這個想來還不宜，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，我想也給你。」

隨着母親的手看去，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，盤繞圓莖的座子，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，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。母親又說：「收拾起來的時候，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，帶着走也方便！」

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，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，覺得她唯一的女兒，瑛，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，太隨便了，首飾沒有做新的，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；新婚沒有洞房，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！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，母親卻覺得有無限的慚愧，無限的抱歉，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，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，和父親隱隱談起贈嫁不足的事，總在微笑中墜淚。父親總是笑勸說：『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，女兒只好喫虧了。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，乃是一肚子的書！——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。』

母親默然了，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，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，在自己心裏，解譬不開。

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，講面子，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，要她小小的家庭裏，安適，舒服，應有盡有，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，瑛嫁前的年月，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。

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，瑛每一想起，心裏便深刻的酸着。她對於病中的母親，只有百般的解說，勸慰。實際說，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。母親要給她的花插，她決定請母親留下。

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，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，說她新居一切待理，她才忍着心腸，匆匆的北上。別離的早晨，她含淚替母親梳頭，母親強笑道：『自昨夜起，我覺得好多了，你去，儘管放心……』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，知道這是假話，也只

好低頭答應，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。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，只向父親說了一聲，回身便走。父親追出闌干外來，向樓下喚着：『到那邊就有電報……』她從車窗裏擡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，充滿了憂愁，無主……

這些事，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，在火車上每一憶起，就使她嗚咽。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，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。『嫁出去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。』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，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。

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迫，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，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！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

花插一一脫卸了，又謹密的包好，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，——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，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！

她哭了多時，勉強收淚的時節，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，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又塞到箱裏去，把花插安上，拿着走下樓來，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。

蘇媽說：『桌子都擺好了，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……』瑛一揚手，道：『這不是銀花插；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，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。』蘇媽雙手接過，笑道：『這個真好，又好看，又合式，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，就好像是全套似的。』

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，安排座位。C教授自然是首座，在自己的右邊。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，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，全付的銀盤盞，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，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，光彩四射！客室裏爐火正旺，火光中的一切，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！

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，匆匆又上了樓，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，便忙着洗臉，剔指甲，更衣……

一件蓮灰色的長衣，剛從箱裏拿了出來，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，上面略有些皺紋，時間太迫，也只好將就的穿了！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，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；未嫁以前的

她，赴一個宴會，盥洗，更衣，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！

正想着，似乎窗外起了錚錚的琴聲，推窗一看，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的秋雨，雨點打着鉛簷，奏出清新的音樂，「喜悅中的心情，竟有這最含詩意的誤解！」她微笑着，「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？」她又不禁擔心了。

剛把淡的雙眉描好，院子裏已聽見人聲，心中一跳，連忙換了衣服，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，便走下樓去。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，看見瑛下來，楨連忙的介紹：「這位是C教授，——這是我的妻。」

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，泛着慈祥和愛的光，頭頂微禿，極客氣

的微儂着同她握手。

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，指示了洗手的地方，剛要轉身走入客室，一擡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喜的眼光！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，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。楨雙握着她的手，附在她耳邊說：『愛，真難爲你，我們剛進來的時候，我還以爲是走錯了地方呢！這樣整齊，這樣美，——不但這屋裏的一切，你今晚也特別的美，淡淡的梳妝，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！』

瑛笑了，掙脫了手：『還不換雙鞋子去呢，把地毯都弄臟了！』楨笑着自己上樓去。

C教授剛洗好手出來，客人也陸續的來了，瑛忙着招呼介紹，

大家團團的坐下，楨也下來了，瑛讓他招待客人，自己又走到廚房裏，催早些上席，C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。

席間，C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，聲音極其低婉，吐屬也十分高雅，自然，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，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。只他筷子拿得不牢，肴菜總是夾不到嘴，瑛不敢多注意他，怕他不好意思，擡起頭來，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，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。

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，漸漸引到婦女問題，政治問題，都說得很歡暢，瑛這時候倒默然了，她覺得有點倦，靜靜的聽着。

C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，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。她也便提起精神來，去年從楨的信裏，知道C教授喪偶，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，只問他有幾位女兒，現在都在那裏。

C教授微微的笑說：『我麼？我沒有兒女——』

璜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，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可憐了！她連忙接過來說：『沒有兒女最好，兒女有時是個累贅！』

C教授仍舊微笑着，眼睛卻注意着桌上的花朵，慢慢的說：『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，但看我們的父母，他們並不以我們爲累贅……』

璜瞿然了，心裏一酸，再擡不起頭來，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隻

筷子，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，用餐巾拭了眼角，拾起筷子來，還給C教授，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，覺得一花一葉，都射出刺眼的寒光！

席散了，隨便坐在客廳裏啜着咖啡。窗外雨仍不止。衛女士說太晚了，要先回去。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；好在路不遠，瑛借給她一雙套鞋，他們先走了。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，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。N女士住的遠一點，C教授說，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。

大家忙着穿衣帶帽，C教授站在屋角，柔聲的對她說，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，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

會，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；最後說：『楨去年在外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，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；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，太勞瘁了，回頭趕出病來，他也不聽我的話。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，我一點不怪他！』說着，他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，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。

開起堂門，新寒逼人，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，和大家笑說再見。

車聲一一的遠了，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，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。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。楨端詳着瑛的臉，說：『你眼邊又起黑圈了，先上樓休息去，餘事交給我罷！——告訴你，今天我心

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……」

瑛站起來笑說：「噫了，我都知道！」說着，便翩然的走上樓去。

一面卸着妝，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，第一次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！因着忙這宴會，在這最短的時間內，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。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，圍繞着他們，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：

她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；七天以前，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沉的樓屋裏，日光隱去，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，父親總是長吁

短歎着，婢僕都帶着愁容；母親灰白着頰臥在小床上，每一轉側，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……

她哭了，她痛恨私心的自己！她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，自己是決不能離開，不應離開的，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，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卹憐愛的心，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！

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，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，甚至掙扎着起來，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，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！

她抽噎的止不住了，頹然的跪到床邊去，她感謝，她懺悔，她祈禱上天，使母親所犧牲，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，能從禱告

馨香裏，波紋般的蕩漾着，傳回到母親那邊去！

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，她連忙站起來，拭了眼淚。『楨是個最
溫存最同情的夫婿，被他發覺了，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：
：』

楨進來了，笑問：『怎麼還不睡？』近前來細看她的臉，驚的攬住她道：『你怎麼了？又有什麼感觸？』

瑛伏在他的肩上，低低的說：『沒有什麼，我——我今天太快樂了！』

一一，二〇，一九二九，北平協和醫院。

三年

湖水是凝然不動的如同一缸濃濃的綠酒。湖風甜迷迷的無力的吹着。湖柳，被水薰的被風吹的也醉了，懶洋洋的不時颺起幾絲長條來，又困倦的垂下了。柳葉中的蟬兒，從酣夢中繼續的發出幾聲短吟，膠黏的，好似醉人的嚶語。

槩自己半臥在臨湖廊邊的長椅上，心裏也懶迷迷的起不了意思的波紋，只覺得一團的甜，柔，濃，重，壓着他的四圍，壓着他心身一切。

廊子的那邊，放着三張籐椅子，中間一張小籐桌子，罩着細麻繡白花的桌布，上面三付杯盤，幾碟子細點，一瓶紅玫瑰花。這都是青睡前親手熨貼的，她是怎樣一個嬌柔而可意的妻子呵！

他想到這裏，微笑的欠伸一下，她這時正在樓上睡着午覺呢！一朵海棠似的，軟軟在玉腕之中。爲着禁止自己去攪醒她，纔獨自一人跑到樓下來的。

這湖光，這香氣，這心情，好像是三年前海外的一個夏日：——上帝祝福這一天！——那天也是這樣黏，這樣濃，這樣重，只不像今天這樣的心思有着！那時自己還在家裏，午後睡得昏昏忽忽的，夕陽西下時，霖來了，——上帝祝福這個朋友！——叫他一同

泛舟去。霖臉上洗得白淨白淨的，穿着雪白的帆布褲子，雪白的敞領的襯衣，落霞射在他的身上，如同白蓮花一般的英挺斌媚。槃笑說：『你必有了約會罷？何必又拉上我？』霖笑着從牀上扯起他，『你猜得對，只是這位小姐不比別人，她是不肯兩個人出去的。我就想起你，讓你也開開眼！』

整衣換鞋，同霖去了。接到了她，又一同走入街角的一間冰淇淋店裏，三人坐下纔敢抬起頭來；對面是一件白得玲瓏的上衣，衣領上一個圓圓的綠玉的別針，映着那小小的欲笑的紅脣，再上去，是一雙黑大黑大的眼睛！凝眸時如同不起波瀾的黑海，流動處如同空中飛走的黑星……

出了冰淇淋店，上了船，湖上泛到月出，又送她回去，——這一切，都迷迷糊糊的，心裏只覺得亂，回來做了一夜白的、綠的、紅的、黑的夢！

霖告訴他，她是今年新來的，她的名字叫做青，他們在國內，就認識的，不過青是這麼一個過分聰明的女孩子，所以他們的關係，在青處處客氣之下，至今還是朋友。

此後呢，說來話長，霖和霖當然還是極好的朋友，可是三年之中彼此都傷心，一切都委之於青的結果，是青和霖的交情，漸漸的由朋友而戀人，由戀人而同度蜜月了！

因着這天氣，槃又抱歉似的，想起他好友來了，這時不知霖在那裏。自己給他寄去一張喜帖，從他家裏轉的，也許收到了罷？：

極清脆的履聲，從樓上下來了。槃剛回過頭來，青已走到樓梯轉角處。她微俯着那新月般纖纖的身段，用手去理梯柱上盆裏的鳳尾草。——她已換了一身白到玲瓏的衣裙！

槃站起喚一聲『青！』她擡起頭來，衣領上一個圓圓的綠玉的別針，映着那小小欲笑的紅脣，一雙睡後的，光輝四射的眼睛，如同泛着情波的深大的黑海！

槃倒凝然了。青已燕子似的掠到身邊來，『你也睡了一會兒罷？樓下倒比樓上涼快。』她沒有等到槃的回答，又飄然的走到茶

桌旁邊去。

槃只微笑着看着她。青坐下了，「該吃茶了罷？我今天請了一位茶客，你猜是誰？」

槃也走過來，「我猜……」

青笑了，笑得清脆，「你猜！我昨天在湖邊遇見霖了！」

槃愕然了，一坐就坐在桌角上，「在湖邊？」

「對了，在湖邊，就是你同船夫算錢的時候。我先上岸。看見他獨自一個在茶桌上吃茶。我告訴他我們在這裏，他答應今天下午來，他因為要見醫生，先走了，沒有見着你。」

「霖怎會在這裏，他不是……」

「是的，他是旅行着，在火車上病了，就歇了下來。他也不想
到我們在這裏，昨天他看見我，顯出萬分的驚訝。——好，我們又
到一處了，可憐的病中的霖，我們可以安慰他，是不是？」

槃默然，隨手從桌上拿起一把小銀匙來，玩弄着，「他病了，
你若體卹他，就不該請他今天來……」

「今天？有什麼要緊？這會兒太陽也不毒了，他昨天這時候還
坐在湖邊呢！」

槃不言語。

「你這人真奇怪！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麼？你彷彿不喜歡他來
喝茶似的，我們若沒有他，還走不到一塊兒呢！三年前和今日一樣

的一天，你記得？」青巧笑着走到槃椅邊來。

槃仍舊玩弄着銀匙，「太陽毒不毒到沒有關係，一個病的男子比不病的女人還壯呢！——只因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纔不喜歡他今天來喝茶。」

「這是什麼年月了，你還存着顧忌的心？你是個得勝者，應當有得勝者的同情與寬大！」

「我並沒有顧忌的心，從頭我就沒有顧忌的心。我體卹他，所以不願意他來領受我的同情與寬大！」

青看着槃，笑了，「你不用遮掩，假使我是你呢，我就願意我的朋友或情敵，到我幸福的空氣中來，我煥發的精神，無聲的呼喚

着說「看呵，看我們的幸福。」青說着一轉身就坐在槃的膝上。

槃輕輕的撫着她，面容卻沉寂了下來，「青，一個高尚男子的純正的愛情是不容玩弄摧殘的，你知道他是怎樣的愛過你，你也知道他現在是怎樣的悵惘。你的虛榮心，想顯出我們的幸福，你的好奇心，想採取他的哀傷，這兩種心理，做成了這段溫柔的殘忍。

青，你仍不免是一個完全的女性！」

青急紅了臉，站了起來，「你不要冤枉我，請他的時候，就沒有想到這些——」

槃拉住她，「我知道——我是想到霖一方面，他是這麼一個深情的朋友，又是這麼一個坦白的情敵，我愛他，我同情他，——假

若我是你，我就不請！」

「假如你是他？」

「我就不來——至少是今天不來！」

樓梯邊的電話鈴響了。

| 槃| 看| 一| 看| 錶| ，| 『| 是| 喝| 茶| 的| 時| 候| 了| ，| 這| 準| 是| 霖| 打| 來| 的| 電| 話| ，| 你| 去| 接| 。

| 青| 忸| 怩| 的| 笑| 了| ，| 『| 我| 不| ，| 你| 去| ！| 』

| 槃| 搖| 頭| 笑| 說| ，| 『| 是| 你| 請| 的| ，| 我| 不| 管| ！| 』

電鈴響了半天又住了，住了一會又響起來了。

槃只笑着坐着不動，青只得走了過去。

「你是青？」

「是呀，你怎麼還不來，槃和我都等着你！」

「哦？——今天天氣真好，有湖水，有船，和三年前的一天差不多，你還記得罷？」

青看着槃笑說，「是呢，我和槃剛談起，巧極了，我穿的也是三年前的那套衣裳。」

「還帶着一個綠玉別針，是不是？——槃呢？」

「他就在這裏，你要同他說話麼？」

『不，你告訴他——我今天不來了！』

一二，九，一九二九，北平。

分

一個巨靈之掌，將我從鬱悶痛楚的密網中打破了出來，我呱呱的哭出了第一聲悲哀的哭。

睜開眼，我的一隻腿仍在那巨靈的掌中倒提着，我看見自己的紅到玲瓏的兩隻小手，在我頭上的空中搖舞着。

另一個巨靈之掌輕輕的托住我的腰，他笑着回頭，向着仰臥在白色車床上的一個女人說：『大喜呵，好一個胖小子！』一面輕輕的放我在一個鋪着白布的小筐裏。

我掙扎着向外看：看見許多白衣白帽的看護亂烘烘的，無聲的圍住那個女子。她蒼白着臉，臉上滿了汗。她微呻着，彷彿剛從惡夢中醒來。眼皮紅腫着，眼睛失神的半開着。她聽見了醫生的話，眼淚湧了出來。放下一百個心似的，疲乏的微笑的閉上眼睛，嘴裏說：『真辛苦了你們了！』

我便大哭起來：『母親呀，辛苦的是我呀，我們剛才都從死中掙扎出來的呀！』

白衣的看護們亂烘烘的，無聲的將母親的床車推了出去。我也被舉了起來，出到門外。醫生一招手，甬道的那端，走過一個男人來。他也是剛從惡夢中醒來的臉色與歡欣，兩隻手要抱又不敢抱

似的，用着憐惜驚奇的眼光，向我注視。醫生笑了，「這孩子好罷？」他不好意思似的，嚙囁着：「這孩子腦袋真長。」這時我猛然覺得我的頭痛極了，我又哭起來了，「父親呀，您不知道呀，我的腦殼擠得真痛呀。」

醫生笑了，「可了不得，這麼大的聲音！」一個看護站在旁邊，微笑的將我接了過去。

進到一間充滿了陽光的大屋子裏。四周壁下，挨排的放着許多小朋友。有的兩手舉到頭邊，安穩的睡着，有的哭着說，「我渴了呀！」「我餓了呀！」「我太熱呀！」「我濕了呀！」抱着我的看護，彷彿都不曾聽見似的，只飄速的，安詳的，從他們床邊走過，

進到裏間浴室去，將我頭朝着水管，平放在水盆邊的石桌上。

蓮蓬管頭裏的溫水，噴淋在我的頭上，黏黏的血液全沖了下去。我打了一個寒噤，神志立刻清爽了。眼睛向上一看，隔著水盆，對面的那張石桌上，也躺着一個小朋友，另一個看護，也在替他洗着。他圓圓的頭，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皮膚，結實的挺起的胸膛。他也在醒着，一聲不響的望着窗外的天空。這時我已被舉起，看護輕輕的托着我的肩背，替我穿起白白長長的衣裳。小朋友也穿著好了，我們欠着身隔著水盆相對着。洗我的看護笑着對他的同伴說，「你的那個孩子真壯真大呵，可不如我的這個白淨秀氣！」這時小朋友抬起頭來注視着我，似輕似憐的微笑著。

我羞怯的輕輕的說：『好呀，小朋友，』他也謙和的說『小朋友好呀，』這時我們已被放在相挨的兩個小匡床裏。看護們都走了。

我說：『我的周身好疼呀，最後四個鐘頭的掙扎，真不容易，你呢？』

他笑了，握着小拳，『我不，我只悶了半個鐘頭呢。我沒有受苦，我母親也沒有受苦。』

我默然，無聊的嘆一口氣，四下裏望着。他安慰我說，『你乏了，睡罷，我也要養一會兒神呢。』

我從濃睡中被抱了起來，直抱到大玻璃門邊。門外甬道裏站着好幾個少年男女，鼻尖和兩手都抵住門上玻璃，如同一羣孩子，站在陳列聖誕節禮物的窗外，那種貪饑羨慕的樣子。他們喜笑的互相指點談論，說我的眉毛像姑姑，眼睛像舅舅，鼻子像叔叔，嘴像姨，彷彿要將我零碎吞併了去似的。

我閉上眼，使勁的想搖頭，却發覺了額子在痛着，我大哭了，說，『我只是我自己呀，我誰都不像呀，快讓我休息去呀！』

看護笑了，抱着我轉身回來，我還望見他們三步兩回頭的，彼此笑着推着出去。

小朋友也醒了，對我招呼說：『你起來了，誰來看你？』我一

面被放下，一面說：『不知道，也許是姑姑舅舅們，好些個年輕人，——他們似乎都很愛我。』

小朋友不言語，又微笑了，『你好福氣，我們到此已是第二天了，連我的父親我還沒有看見呢。』

我竟不知道昏昏沉沉之中，我已睡了這許久。這時覺得渾身痛得好些，底下却又濕了，我也學着斷斷續續的哭着說：『我濕了呀！我濕了呀！』果然不久有個看護過來，抱起我。十分歡喜，不想她却先給我水喝。

大約是黃昏時候，亂烘烘的三四個看護進來，硬白的衣裙嘩嘩

的響着。他們將我們紛紛抱起，一一的換過尿布。小朋友很歡喜，說：『我們都要看見我們的母親了，再見呀。』

小朋友是和大家在一起，在大床車上推出去的。我是被抱起出去的。過了玻璃門，便走入甬道右邊的第一個屋子。母親正在很高的白床上躺着，用着渴望驚喜的眼光來迎接我。看護放在她的臂上，她很羞縮的解開懷。她年紀彷彿很輕，很黑的秀髮向後攏着，眉毛彎彎的淡淡的像新月。沒有血色的淡白的臉，襯着很大很黑的眼珠，在床側暗淡的一圈燈影下，如同一個石像！

我開口吮咂着奶。母親用面頰偎着我的頭髮，又摩弄我的指頭，仔細的端相我，似乎有無限的快慰與驚奇。——

二十分鐘過去了，我還沒有吃到什麼。我又餓，舌尖又痛，就張開嘴讓奶頭脫落出來，煩惱的哭着。母親很惶恐的，不住的搖拍我，說，『小寶貝，別哭，別哭！』一面又趕緊按了鈴，一個看護走了進來。母親笑說，『沒有別的事，我沒有奶，小孩子直哭；怎麼辦？』看護也笑着，說，『不要緊的，早晚會有，孩子還小，他還不在乎呢。』一面便來抱我，母親戀戀的放了手。

我回到我的床上時，小朋友已先在他的床上了。他睡的很香，夢中時時微笑，似乎很滿足，很快樂。我四下裏望着。許多小朋友都快樂的睡着了，有幾個在半醒着，哼着玩似的，哭了幾聲。我餓極了，想到母親的奶不知何時才來，我是很在乎的，但是沒有人知

道。看着大家都飽足的睡着，覺得又嫉妬，又羞愧，就大聲的哭起來，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。我哭了有半點多鐘，才有個看護過來，嬌癡的撅着嘴，撫拍着我，說，『真的！你媽媽不給你飽吃呵，喝點水罷！』她將水瓶的奶頭塞在我嘴裏，我哼哼的嗚咽的含着，一面慢慢的也睡着了。

第二天洗澡的時候，小朋友和我又躺在水盆的兩邊談話。他精神很飽滿。在被按洗之下，他搖着頭，半閉着眼，笑着說，『我昨天吃了一頓飽奶！我母親黑黑圓圓的臉，很好看。我是她的第五個孩子呢。她和看護說她是第一次進醫院生孩子，是慈幼會介紹來

的，我父親很窮，是個屠戶，宰豬的。」——這時一滴硼酸水忽然洒上他的眼睛，他厭煩的喊了幾聲，掙扎着又睜開眼，說，「宰豬的！多痛快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！我大了，也學我父親，宰豬，——不但宰豬，也宰那些豬一般的儘吃不做的人！」

我靜靜的聽着，到了這裏趕緊閉上眼，不言語。

小朋友問說，「你呢？吃飽了罷？你母親怎樣？」

我也興奮了，「我沒有吃到什麼，母親的奶沒有下來呢，看護說一兩天就會有的。我母親真好，他會看書，床邊桌上堆着許多書，屋裏四面還擺滿了花。」

「你父親呢？」

「父親沒有來，屋裏只她一個人。她也沒有和人談話，我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。」

「那是頭等室，」小朋友肯定的說，「一個人一間屋子嗎？我母親那裏却熱鬧，放着十幾張床呢。許多小朋友的母親都在那裏，小朋友們也都吃得飽。」

明天過來，看見父親了。在我吃奶的時候，他側着身，倚在母親的枕旁。他們的臉緊挨着，注視着我。父親很清癯的臉。皮色淡黃。很長的睫毛，眼神極好。彷彿常愛思索似的，額上常有微微的皺紋。

父親說，「這回看的細，這孩子美的很呢，像你！」

母親微微笑着，輕輕的摩我的臉，「也像你呢，這麼大的眼睛。」

父親立起來，坐到床邊的椅上，牽着母親的手，輕輕的指着，「這下子，我們可以寂寞了，我下課回來，就幫助你照顧他，同他玩。放假的時候，就帶他遊山玩水去。——這孩子一定要注意身體，不要像我。我雖不病，却不是強壯……」

母親點頭說，「是的——他也要早早的學音樂，繪畫，我自己不會這些，總覺得生活不圓滿呢！還有……」

父親笑了，「你將來要他成個什麼「家」？文學家？音樂家？」

母親說，『隨便什麼都好——他是個男孩子呢。中國需要科學，恐怕科學家最好。』

這時我正晒不出奶來，心裏煩燥得想哭。可是聽他們談的那麼津津有味，我也不言語。

父親說，『我們應當替他儲蓄教育費了，這筆款越早預備越好。』

母親說，『忘了告訴你，弟弟昨天說，等孩子到了六歲，他送孩子一輛小自行車呢！』

父親笑說，『這孩子算是什麼都有了，他的搖籃，不是妹妹送的麼？』

母親緊緊的摟着我，親我的頭髮，說，『小寶貝呵，你多好，這麼些個人疼你！你大了，要做個好孩子……』

挾帶着滿懷的喜氣，我回到床上。也顧不得飢餓了，抬頭看小朋友，他却又在深思呢。

我笑着招呼說：『小朋友，我看見我的父親了。他也極好。他是個教員。他和母親正在商量我將來教育的事。父親說凡他所能做到的，對於我有益的事，他都努力。母親說我沒有奶吃不要緊，回家去就吃奶粉，以後還吃橘子汁，還吃……』我一口氣說了下去。

小朋友微笑了，似憐憫又似鄙夷：『你好幸福呵，我是回家以後，就沒有奶吃了。今天我父親來了，對母親說有人找她當奶媽去。一兩天內我們就得走了！我回去跟着六十多歲的祖母。我吃米湯，糕乾，……但是我不在乎！』

我默然，滿心的高興都消失了，我覺得慚愧。

小朋友的眼裏，放出了驕傲勇敢的光：『你將永遠是花房裏的一盆小花，風雨不侵的在劃一的溫度下，嬌嫩的開放着。我呢，是道旁的小草。人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，我都須忍受。你從玻璃窗裏，遙遙的外望，也許會可憐我。然而在我的頭上，有無限闊大的天空。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。我的勇敢的卑微

的同伴，是燒不盡割不完的。在人們腳下，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！』

我窘得要哭，『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的嬌嫩呀！……』我說。小朋友驚醒了似的，緩和了下來，溫慰我說，『是呀，我們誰也不願意和誰不一樣，可是一切種種把我們分開了，——看後來罷！』

窗外的雪不住的在下，扯棉搓絮一般，綠瓦上勻整的堆砌上幾道雪溝。母親和我是回家過年的，小朋友因為他母親要去上工，也要年前回去。我們只有半天的聚首了，茫茫的人海，我們從此要

分頭消失在一片紛亂的城市叫囂之中，何時再能在同一的屋瓦之下，抵足而眠？

我們戀戀的互視着。暮色昏黃裏，小朋友的臉，在我微量的眼光中漸漸的放大了。緊閉的嘴唇，緊鎖的眉峯，遠望的眼神，微微突出的下頰，處處顯出剛決和勇毅。「他宰豬——宰人？」我想着，小手在衾底伸縮着，感出自己的渺小！

從母親那裏回來，互相報告的消息，是我們都改成明天——一月一日——回去了！我的父親怕除夕事情太多，母親回去不得休息。小朋友的父親却因為除夕自己出去躲債，怕他母親回去被債主

包圍，也不叫他離院。我們平空又多出一天來！

自夜半起便聽見爆竹，遠遠近近的連續不斷。綿綿的雪，幾聲寒犬，似乎告訴我們說人生的一段恩仇，至此又告一小小結束。在明天重戴起謙虛歡樂的假面具之先，這一夜，要儘量的吞噬，怨，哭泣。萬千的爆竹聲，陰沉沉的大街小巷之中，不知隱伏着幾千百種可怖的情感的激盪……

我慄然，回顧小朋友。他咬住下唇，一聲兒不言語。——這一夜，緩流的水一般，細細的流將過去。將到天明，朦朧裏我聽見小朋友在他的床上歎息。

天色大明了。兩個看護臉上堆着新年的笑，走了進來，替我們

洗了澡。一個看護打開了我的小提箱，替我穿上小白絨緊子，套上白絨布長背心和睡衣。外面又穿戴上一色的豆青絨線褂子、帽子和襪子。穿著完了，她抱起我，笑說，『你多美呵，看你媽媽多會打扮你！』我覺得很軟適，却又很熱，我暴躁得想哭。

小朋友也被舉了起來。我愕然，我幾乎不認識他了！他外面穿着大厚藍布棉襖，袖子很大很長，上面還有拆改補綴的線迹；底下也是洗得退色的藍布的圍裙。他兩臂直伸着，頭面埋在青棉的大風帽之內，臃腫得像一隻風箏！我低頭看着地上堆着的，從我們身上脫下的兩套同樣的白衣，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。我們從此分開了！

我們的精神上，物質上的一切都永遠分開了！

小朋友也看見我了，似驕似慚的笑了一笑說，『你真美呀，這身美麗溫柔的衣服！我的身上，是我的鎧甲，我要到社會的戰場上，同人家爭飯吃呀！』

看護們匆匆的檢起地上的白衣，扔入筐內。又匆匆的抱我們出去。走到玻璃門邊，我不禁大哭起來。小朋友也忍不住哭了，我們亂招着手說，『小朋友呀！再見呀！再見呀！』一路走着，我們的哭聲，便在甬道的兩端消失了。

母親已經打扮好了，站在屋門口。父親提着小箱子，站在她旁邊。看見我來，母親連忙伸手接過我，仔細看我的臉，拭去我的眼淚，偎着我，說：『小寶貝，別哭！我們回家去了，一個快樂的

家，媽媽也愛你，爸爸也愛你！」

一個輪車推了過來，母親替我圍上小豆青絨毯，抱我坐上去。父親跟在後面。和相送的醫生看護們道過謝，說過再見，便一齊從電梯下去。

從兩扇半截的玻璃門裏，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口。父親上前開了門，吹進一陣雪花，母親趕緊遮上我的臉。似乎我們又從輪車中下來，出了門，上了汽車，車門碰的一聲關上了。母親掀起我臉上的毯子，我看見滿車的花朵。我自己母親懷裏，父親和母親的臉夾假着我。

這時車已徐徐的轉出大門。門外許多洋車擁擠着，在他們紛紛

讓路的當兒，猛抬頭我看見我的十日來朝夕相親的小朋友！他在他父親的臂裏。他母親提着青布的包袱。兩人一同側身站在門口，背向着我們。他父親頭上是一頂寬簷的青毡帽，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。就在這寬大的帽簷下，小朋友伏在他的臂上，面向着我。雪花落在他的眉間，落在他的頰上。他緊閉着眼，臉上是淒傲的笑容——他已開始享樂他的奮鬥！……

車開出門外，便一直的飛馳。路上雪花飄舞着。隱隱的聽得見新年的鑼鼓。母親在我耳旁，緊偎着說，『寶貝呀，看這一個平坦潔白的世界呀！』

我哭了。

八，五，一九三一，海澱，北平。

黃皮叢書
姑 姑

一九三二年七月付版
一九三二年九月初版

實價二角半

著 者 冰 心 女 士

發 行 人 李 志 雲

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

排 印 者 蔚 文 印 刷 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05 3047B

吳 江 柳 氏
捐 贈 園 書

2/17/2000

柳亞子藏書

No. 1507

